

文 學 叢 刊

兒 童 節

洪 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定價一元六角

兒童節

羅琪作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上海文藝出版社
地址：上海路一弄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十六集
共六十冊

夢之谷 砂丁 憎恨 苦難 牛車上 生人妻 野鳥集 鹽的故事

蕭乾 巴金 端木蕻良 蕭紅 蕭軍 羅淑 蘆荻 寒先艾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遠天的冰雲 草原上 兒童節 十月十五日 竹刀 刻意集 原野 無題草

靳以 劉白羽 羅珙 蕭軍 陸蠡 何其芳 曹禺 曹葆華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雜集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再版

目 錄

遷墓	一
媽媽	二七
兒童節	四五
祈禱	六九
貓	八九
紅蟲	一〇七

遲暮

老太太端相着手裏這捲鈔票，好容易鬆一口氣，耽了好幾天的心，才算放下了。幹這種事情，總得在心境平靜的時候才順利。這一回，她想趕快一點，早一天動手，差點兒鬧成大事。前天，那病人不是很危險嗎？下身差不多浸在血泊裏，血卻還流個不住。老太太真的着急了一夜，她一生做着這門生意，賺過無數的錢，難道要在孫子們已經不許她再幹的現在，闖下大禍嗎？她用盡所有的本領，病人的危險樣子才減少一點，今天，病人居然能夠搬走了。要是再遲一天，豈不就糟糕？明天便是第二個孫子結婚的日子，一定會洩漏的了。

可是，天下事總得冒險的，否則，平白地這捲鈔票那裏會來呢？她活到如今七十多歲，有五十多年幹這門生意，這麼一捲捲的鈔票，也數不清賺過多少，卻沒有出過

一回岔子。賺了錢，也就賺得了地位，親戚們都豔羨她，她也被許多人太太太太地叫着。這城市裏，人們一說起接生的老手，和「幹私貨」最可靠的地方，便會記起她的。

她把那捲鈔票放在櫃箱裏，上了鎖，便大聲喊女僕進來，吩咐着把病人床上的被褥拿去洗，有鄉下親戚來吃喜酒的，這床鋪便讓給他們睡覺。可是她又向這女僕張媽說，王家太太那裏借的一套坐墊，隔壁陳先生家借的藤椅子，還有向什麼人家借的大燭臺和繡花桌圍，都應該快點去拿，這一大串話，把張媽聽呆了，她記不清楚這許多。但老太太狠狠地瞧她一眼，張媽才背轉身子走去。老太太平常要女僕做事，都是這個樣子，不管能不能記得這許多，她祇顧一大串一大串的說着。好在要是女僕記不清楚，也不必擔心，隔不上幾分鐘，她又會照樣說着的。女僕走後，她又依戀地在櫃箱前面站了一會，便走到穿堂那邊，看見媳婦正拿着抹布揩窗子。她就吩咐媳婦到街上去買東西，又要她今天把點心完全做好，明天有明天的事情做，而且點心到明天就要給客人吃了。媳婦張着幾夜來睡不夠的眼，向老太太看了，看，沒有回答。

她。

老太太在穿堂裏轉了一個圈子，想到先該除掉堂屋裏兩個匾額。去年娶長孫媳婦時，早幾天把接生的招牌拿掉，卻忘了這兩個匾額。後來孫媳問起牠們的來歷，才撒了個謊，說她的公公是醫生，才有人送來的。老太太自以爲很機警，但她認不得字，那「妙手回春」果然把孫媳騙過了，可是「胎安白鹿」這四個字，雖說祇初中畢業的孫媳，可也哄不住。這件事使大孫子生了很大的氣。他千叮萬囑地向家裏說過的，等他結婚那時起，無論有多大利益的生意，不准再做了；招牌那些東西，也得一起藏起來，結果仍舊鬧了這樣的笑話，幾天來他疏忽了這件瑣事，要是早一點發覺，也就沒有事了。妻祇知道他是鐵道部裏一名職員，家裏也富有，不道才結婚三天，就有這不幸的發現；他祇得硬着頭皮，把事實說出來。老太太很記得孫子爲這件事生的氣，所以這一次非把他除掉不可了。於是老太太又大聲喚着女僕。張媽急匆匆地趕進來，一邊還在胸圍上揩着手。她便指揮着把匾額一一地除下，自己拿着鷄毛帚

拂拭掉灰塵。

「現在用不着你再站在這兒，快去洗被褥，停會兒還有許多事做，你又忘了嗎？」

老太太把站着的張媽趕走了，又向兩塊倚着門角的匾額端相一會，覺得自己也不該站在這裏，便回到房裏去。一隻褐色的梳妝臺靠在大木床橫頭，她抽了幾個抽屜，看見去年娶長孫媳時戴過的紅絹花，便把牠放在臺上，好使明天不忘記插。老太太從丈夫死後，已經四十多年不戴紅了，如今年紀已老，又是孫子的大喜，照例又有戴紅的權利。老太太知道自己上了年紀，不比從前靈敏，無論什麼事，她總要比人家着急，預先安排好；所以又想起那件新做的緞子夾襖，也從櫃裏拿出來，輕輕地放在床頭，明天穿起來也便當些。她還想拿條裙子的時候，媳婦卻喊着她，說是志勤哥哥來了。

志勤哥哥是老太太的外甥，在南貨店裏當了十多年帳房，她最喜歡他的勤懇

和誠實。

「勤相，這一次又得勞你幫忙了，」老太太笑着說。

「那有什麼要緊，親戚們有事情，總應該幫忙的。門綢也借來了，就紮起來吧？」這中年的外甥，頭髮已經有一半花白，好像就辛苦了半世似的。

「就動手紮也好。」老太太高興地做了助手，門綢便紮起來了。大紅的，蘋果綠的，淡紅的，一重重地紮着。

「勤相，你看這兩個球，結得沒有正門上的好，東面一個太高，西面一個又太小了。」她指揮着。

那中年的外甥，花白的頭髮根邊，淌着大汗，可是老太太沒有顧惜到這些，她好像一個藝術家鑒賞他人的作品那樣，苛刻地批評着。

一重重門上紮了綢，看去就像有喜事的人家，空間蕩漾着喜氣。老太太嘴角上的微笑也更明顯。剛造過四年的新屋子，抹上兩次桐油的木色，配着這紅綠的綢，真

是再鮮豔沒有的了。所以她不覺得自己曲着背的困苦。前後走了幾次，那些門網看去很整齊了，才放下心，要外甥跟她到房裏去。

『前堂屋裏，我想把喜幛先掛起來，中客堂等他們結了婚，把這次送的帶回來，再掛，好不好？』

可是外甥不懂她的話，祇是向她望着。

『那麼現在這些是那裏送來的呢？』最後，外甥才遲疑地這麼問。

『去年你大外甥結婚，他的朋友們不是送來念多個喜幛嗎？裏面有兩個是什麼長的，還有一副對子是什麼委員送的。』

中年外甥一聽到這些什麼委員什麼長也就心折了，連連地點着頭。他記得去年真是見過的，他還沒想起那三個人的名字，老太太已經從箱子裏把一幅大紅的喜幛拿出來，放在他手裏，又伸手去拿了一副對子。

『這一副就是那個委員送的。』老太太得意地蓋上那隻朱漆的木板箱子，走

到前堂屋裏。

她鄭重地告訴外甥，放在匣子裏的兩個便是什麼長送的喜幛，教他掛在正中。那對子就掛在牠們兩邊。

喜幛都掛了起來，把前堂屋裏塗滿了紅光，一個個金色的字，却躲在紅綢子上發笑，在老太太看來，雖然她認不得字，但正中的兩個，覺得最輝煌了。

「姨媽，那上款是祖望，不是祖光呢。」

「那不要緊，祖望和祖光好在說起來也差不多，他們是弟兄。而且給人家看起來，多一點總比少的好。」

中年的外甥又點着花白的頭。

這樣忙到傍晚，一切瑣事大概都安排妥貼。中堂屋裏，香案也擺齊了。李太太那裏的繡花和合桌圍，聽說不大肯出借的，今天居然也借到；那發亮的大燭臺，配着這繡花桌圍，看來很有點兒富麗。老太太滿心歡喜地，向穿堂那邊走去，外甥正埋着頭，

在喜簿上抄着人家送的禮。從廚房那邊，傳來煮熟雞子的香氣。張媽和臨時叫來的男幫手，在天井裏措着桌椅。這一切都顯示着喜事就在眼前了。

快要吃晚飯時候，有兩個鄉下親戚來，她們說爲了吃這次喜酒，已經盼望了好久。

那年老的客人，從中山綢的夾襖裏，拿出一隻紅色封袋，放在老太太面前，還有帶來的四包禮物，說是都爲這次的喜事送來的。這禮物，老太太一看便知道比先前的來往闊氣多了。

「太化費了你們。你們是難得到這裏的，上一回喜事也沒有請得到。」

「嫂嫂說那裏的話，我們祇要事情不忙，你不請我們也要來的。上一回大官官做親，正在秋收時候，實在忙不過來呢。」這鄉下老婦人笑得很文雅似的，祇露着兩排金黃的牙齒。

「你們新奶奶現在有幾個小寶？」老太太向表妹看了看，又看看那穿紫色短

襖的外甥媳婦。

「仍舊是兩個，嫂嫂，時事這麼艱難，多生了孩子也不好照顧呢。像你們妹妹生得這兩個官官，如今飛黃騰達，真是你嫂嫂的福氣！你那時常常怪着不生個兒子，你看招個女婿，生這麼兩個好官官，不一樣是孫子嗎？要是妹妹和福泉相都活着，看見兒子們這麼發達，真要快活得嘴也合不上來呢。」

老太太雖覺得這幾句話說到她心坎裏，可是仍然謙虛地搖搖頭，淡淡地笑了一笑。她心裏也不免湧上一些今昔之感。從前這表妹嫁到鄉下去，沒有人不說是命運好，夫家有許多田產。老太太那時候剛學會這門生意，家况還很不好，可是祇幾十年時光，就變得這麼不同了。

「堂屋裏已經掛得那麼好看，這是人家送的嗎？」那前堂屋裏的紅光，也在兩扇開着的門裏送了過來。

「是呀，先送來的先掛着，他們結了婚回來，還有許多喜幛要帶回來呢。」老太

太說着就領她們到那邊去。

『這些東西又好看又實惠，到底是城裏人闊氣。』

『這中間兩個是什麼長送的，現在的一個長，就好比從前的大官一樣呢！這兩旁邊的一副對子，是一個委員送的，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兩個客人一眼不霎地向這兩個喜幃看着。

『嫂嫂，真是風光極了！官官們認識這些闊人，將來不知有怎樣的造化。』姑媳兩個又專心一意地看了一會，那些金字在她們眼前閃着光。她們耳朵上的金環子也似乎失色了。

『嫂嫂又會賺錢，又是能幹，一家人家都在你手裏撈起來的。一個女人手裏，要造這樣一所房子，可不容易呢！』

『我是白手成家，也算替祖宗爭一口氣。想想也是自己生的苦命。勞碌了一世，祇落得小輩的討厭！』

「那裏會呢？聽說官官們都很孝順你的。」

「妹妹，一家不知一家事，親戚們那裏知道底細！」

這句話，才把客人提醒了。客人很解事似的說：

「後來那位新奶奶的兩個官官，多年不見，一定也長成得很好吧？」

新奶奶便是老太太的媳婦，她的女兒死後，兩個孫子沒人管領，而且她又忙着幹這門生意，便替女婿娶了一個，算做媳婦。人家都說她眼光好，揀一個媳婦也那麼得法，那媳婦做人又圓活，又勤儉。不上三年，這生意的門徑也學會了，除了做着家務，還做婆婆的助手。然而人家一談起，她就搖搖頭，感慨地說：「媳婦是外面討來的，總不及親生的靠得住。」老太太最厭惡的便是那兩個小的孩子。她可以化上兩三個鐘頭講給人家聽，把一切瑣事也記明白日子，毫不遺漏地說着。

「自然啦，長成了那裏會想到我培植他們的苦呢？大的一個，現在也有了事做，小的還在讀書，妹妹你不知道……」老太太還想說下去，張媽正巧來請他們吃晚

飯了。

太陽剛升起來，那強烈的光總好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老太太一起身，看見玻璃窗上的金黃的陽光，心裏又塗上一層歡喜。半夜醒來，聽這窗外滴着雨點，真是天保佑，今天又那樣晴朗了。又想到昨天這日子上，第二個孫子也成了親。送來那麼許多妝奩的小姐，料想一定很賢慧的。她覺得一生的大事，到這裏算是完全料理好了。祇可惜女兒死的太早。

這麼想着的她，走到外邊叫張媽打水，看見媳婦正預備着待客人的茶點。老太太直覺地以爲媳婦的臉色太難看，便嘆了一口氣。但她洗着臉，對着鏡子的時候，臉上又堆滿笑容了。她特地到房裏拿出一面小小的鴨蛋鏡。用抹布拭得十分乾淨，然後用小指在小小的瓶子裏挑起一點雪花膏，敷在臉上，接着又把那朵絹花插在髮髻旁邊，她覺得自己臉上的皺紋減少了一點，年紀也彷彿減輕幾歲了。

她想到昨天在上海結婚時的熱鬧，一定有許多尊貴的朋友到來，要是她不想節省一點，昨天早就去了。聽說上海用的酒筵是十六元一席的廣東菜，她一生從沒有嘗過廣東菜的味道。今天熱鬧在家裏了，在許多客人面前，她怎樣地覺得光榮啊！下午新夫婦回來的時候，大孫子他們夫婦倆陪着一起回來。眼看着這兩對夫婦，心裏真不知怎樣的快活呢。老太太一起身就盼望時光快些過去，她可以看看這第二個孫媳。第一個她已經失望了，一點也不能幹，那時候看看妝奩也不差，可是跟這一個比較，就差多了。

從上午起，客人便陸續地到來，親戚們，以前的隣居們，都帶着豔羨的臉，向她道喜。老太太高興地領着客人們到新房裏去，卻一點都不嫌厭！

『老太太福氣，孫子好，討的孫媳婦又好。』

這一套的話，使老太太的臉上的笑容沒有收斂的時候，她會更高興地說：

『這些東西都很漂亮，我是年紀大了，這種新奇的東西，連什麼名目也叫不上

來。」她得意地，同時又壓小了嗓子：「比大的那個要好得多了。」

聽的人還沒忘記她去年贊過的話，可是都點了點頭。

「鏡臺上那些粉缸，花瓶，還有那些叫不清楚是什麼的，都是銀的資料，那些小的動用東西，全都是白銅的，配着這全是玻璃的器具，真亮得耀眼。」老太太拖着很長的笑聲，像小鴨子在叫。

下午四點鐘，新婦果然到了。客人們把自己的中山葛中山綢的衣服整理一下，仔細地看。這新婦，真是她們所想像不到的，穿着肩膀那邊插上翅翼般的大衣，腰圍緊得像蜜蜂那樣，大衣底下，露出幾分綢袍的下緣。也不見她穿的，是什麼鞋子，走動時，祇隱約看見一根又亮又細的東西，遮掩在衣服下面。

「這大衣怎麼這個樣子，後邊多這兩塊東西，像蝴蝶模樣的？」客人中間，有幾個竊竊私語着。

「你又來大驚小怪，給人家聽着不要笑嗎？她們是上海人，這一定是上海最時